

# 熱河縱遊奇聞怪事

關文蔚

## 女扮男裝戲劇人生之五

### 湯六姨太險遭冤死

長輩們見吳台勳向我求婚，大家無話可講，他們全以為大事已定，我則不願破壞他人的幸福，堅決反對這門親事，大家都不同意我的作法，眾人責備我，這件婚事，打着燈籠也找不到，可是我的想法，富貴窮通前生註定，為了顧全他人的幸福，我絕不為金錢富貴所動。在數十年之後，我來台居住台北市廈門街十二號，於中華民國五十五年間時，曾認識一房客任學文老先生（他是電影電視製作人任寶齡之父），他親自對我說，以前他是吳俊陞府上的西餐廚師，他在閒談中，無意之間談到吳五爺台勳的下場，東北淪陷時因逃共產黨之亂，其夫人乘飛機逃離東北，任何財產無法帶出，僅帶得一大包鑽石及其他貴重首飾等，不幸在空中失事遇難，人物均無下落。而吳台勳先生逃難到香港，貧病交迫，住醫院醫藥費無着，須靠親友協助，臨終時身後蕭條甚為堪憐。我聞之感慨萬千，富貴生死誰能預料。

當時我義父湯玉麟很希望他這個義女有個美好的歸宿，因我相信因果報應之說，堅決不作損

人利己的事。同時我也想過，如今他為愛我，願與原配分離。可能日後愛上別人與我也離婚。再者我熱愛着戲劇，不如仍在藝術上求發展，以發揮男性化。

我不想結婚另外尚有一個原因，那是在熱河時，有一次，曾親眼看見義父湯公，為了誤聽人言，險些兇將他的六姨太太給打死，因湯公六姨太太，在當年初嫁到湯家時，眾人稱他為新太太，數年後又來了一位姨太太，照排列應為七姨太太，但眾人仍稱這六姨太太為新太太，而稱那七姨太太為六姨太太。因熱河省產鴉片烟是出名的，故而很多人都做鴉片烟生意，賺錢的事人人願為，省主席的夫人也不例外，但不能親自出面，那些位夫人們均由一位副官代為辦理。每到新烟上市即買進，過上兩個月再賣出去，即可賺進一筆，就結算一次。某一日那位新太太因病臥床，恰巧那位副官來送應賺的烟款，這次送款來結算後，臨走時被那六姨太太（七姨太太）之妹碰見，也不知是有意中傷呢，或是無心之言，將此事告知湯公，可能言語間加油添醋的。怒了湯公以為有甚侮辱且，不查究竟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即將那臥病的新

太太，頭髮用力一拉，由炕上拖到地上，以皮鞭子抽，足足抽了二百多鞭子。

我聽到丫頭春蘭告訴此事，原想跑去勸解以便替新太太求情，但這種場面，我自生以來從未見過，不要說不敢求情，連我自己也被嚇暈了，目瞪口呆的，立在門內。又見湯公從牆上摘下掛着的手槍，我急的驚叫起來，那位新太太見我驚叫，她非常機警的跪在地上發誓：「我若有半點邪念，天打雷劈了我。」一面發誓，一面叩頭。湯公這才狠狠的把手槍，往方桌上一拍，順便坐在太師椅上，這位新太太跪着走了三兩步，就近桌子，替他拿雪茄烟遞到湯公嘴上。

這場風波慢慢的平靜了。義父自此而後，有好幾天不到後宮（臥室）來，總是獨自睡在大廳內。起初那些太太們，尚不知道為什麼，後來由副官轉告丫頭，纔曉得他是以為我認識的人多，恐我將此事講給人聽，覺得面子上不好看。我本想回家去好學戲。義母又不肯放我走，她老人家暗地叫人通知工兵營長夫人，來請我到她家去住幾天，因工兵營湯營長是湯公的侄兒，這位嫂夫人為人忠厚，身材高而且胖，我在她家打攪了好

幾天，除畫畫就釣魚，過了幾天義父母再派人接我回宮。

因我見過以上這種情形，就不敢出嫁，只想在藝術上求發展，不想其他，故而吳家的親事拒絕了。母親十分不滿，吳家那邊也是鏗而不捨，我受到乾親、雙親等衆人包圍之下不得不施展脫身之計，故僞言暫時回平再爲決定，以時間來沖淡對方的攻勢。

## 北平梨園組班滄桑

返平後加緊學戲，組班獨挑大樑，在東城，東安市場內吉祥，前門外開明、華樂、中和等戲院演出，又去了一次天津短期演出。因那個時期北平已沒有長期班了，所有的伶人們平時在家充實自己的藝術，學了新戲以備應用，偶然間演兩天，露演只是爲培養自己的名氣，以待外埠來聘請纔有錢可賺。在北平當地，沒有包銀班，就別想賺錢，僅能維持開銷。第一流的角兒們，大部份全是自己組班，自己挑班，當然要首先衡量自己是否有此力量，能有多大本領可叫幾成座兒，否則就得自掏腰包，預備賠錢唱戲。譬如以唱老生行的譚富英、王文源、楊寶忠、王少樓等來說，在那個時期，僅能給人跨刀，「跨刀」就是以他人爲主，自己輔之。譚富英尚有些叫座兒的力量，故而雪豔琴常找他跨刀，富英偶然也給新豔秋跨刀，因其他人沒有叫座的力量，給人家跨刀的機會也就少了，自己挑班也就難了。由別人挑班，自己輔助沒有風險。另有一種人自己不唱，偶然組班由別人來唱，這種人須平素人緣極佳，

拉得動角兒，角兒們也樂意幫他的忙，這種人愛好組班，但無一定時間，偶然組班每星期請角兒演「一轉兒」。這一轉兒的名稱是北平戲班常用的土話，也就是不定期演三兩天戲，謂之「一轉兒」。很少人連唱三天，大多數只唱兩天。這種演法沒有固定「包銀」（日薪），照例是把角兒們的開支列出，角兒本身應得的報酬改爲「現份兒」。另外有一項「腦門兒」錢，這項所謂腦門錢，就是文武場、伙計人等傍角兒的開支，不包括角兒本身的報酬在內。因爲角兒的「現份兒」有伸縮性，這腦門錢沒有伸縮性，分文不能少給。因爲場面人等收入少，尚不足角兒的十分之一，那個時候的待遇，不像現在文武場同角兒差不多，昔年一流的文武場一日所得，也不過三兩塊錢，而角兒的現份兒（一日所得）幾十塊，百兒八十塊錢，這「現份兒」有伸縮性。

## 楊寶忠竟改拉胡琴

大部份組班者，全是想賺進幾文，那些沒有雄厚的資金者，在未組班前須先計算好，眼光要準，看好那一個角兒能叫幾成座兒，須預先就有把握，方敢組班，否則就得賠錢。生意好的時候角兒們可以拿足「現份兒」，生意不好時，就要憑那組班者的三寸不爛之舌，向角兒說盡好話打個折扣，這叫做「打離」（少給），在說話之前先得滿臉帶笑的說「請您捲捲腿兒」。角兒們心中也就明白，今天拿不到足「份兒」，可是封套裏面是多少钱，當時也不便拆開看，只有默認啦。但是這「腦門兒」錢是不能少的，文武場伙計

傍角兒的開支，絕不能讓角兒掏腰包貼錢。往往有些角兒們，白唱一齣戲者大有人在，此種現象常見不鮮，故而唱老生的楊寶忠先生，因時常拿不到「現份兒」，在一氣之下改了行，改爲拉胡琴不再唱戲啦，拉胡琴不需要多大本錢，只要一把胡琴、兩把絃、一點松香即可以養家活口，兩把絃可以用上半年。一個頭牌的角兒可真不容易，常有人說「拿着金碗討飯吃」。

在清末民初時，角兒們不必準備私房行頭，就是老前輩譚鑫培也沒有私房行頭，僅有一雙靴子、一頭水紗網子、二條彩褲，其他什麼也沒有。民國十幾年至廿幾年，大角兒們全花下大筆的金錢訂製戲衣，購買行頭。其藝術必須有驚人的本領，也得扮相好，運氣好方能出人頭地。

譬如以雷喜福先生而言，他的藝術確實高超，但扮相極苦，扮出戲來很像班底，一點角兒的風度也沒有，好像從未走過運，毫無叫座的力量，僅受到內行們的敬仰與讚美。演戲賺錢的事，是要靠外碼頭，有人到北平邀角，請其外出搭長期包銀班才可，每一個名角必須在北平演一段時期，方不愧是名角。

在北平唱戲謂之「掛號」，常有人諷刺某一角兒說：

「您別吹啦，您在北平掛過號嗎？」這意思是形容其人沒在北平唱過戲，北平是戲劇的發祥地，但你想賺錢，就得跑外碼頭。所以有幾位藝術很高的旦角，如徐碧雲、關麗卿、王惠芳、黃桂秋，這幾位的藝術並不次於四大名旦，因其常在在外埠演唱，甚少在北平演出而吃虧了。

## 麒麟童在北平落難

大名鼎鼎的鬚生麒麟童（周信芳），可以說只要是喜愛戲劇的，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。他紅遍了天。可是他早年在北平唱戲時，把行頭全當光啦，他的藝術，內外兩行沒有不稱讚的，他在北平唱，就是不上座，北平不吃他那一套，內行才去定期票捧他，不得已只好到南方去，反而走紅了。因麒麟童為人甚佳，待人厚道，北方角兒到南方去，他儘量照應別人，因此北平角兒也表示報答之意，就是沒有時間去看戲也買票。

北平不論是大小角兒文武場等等，全靠外碼頭邀請長期演唱才有發展。常聽見人在後台，以開玩笑的語調說：「今天卯上點（多賣力）台下有邀角兒的在看戲。」可想而知，角兒們，多企望外埠來邀，果真被邀請者重視自己的藝術，應聘到外埠去謂之「跑碼頭」，每去一次必然先收定洋，添製許多行頭。這行頭也就是財產之一，出一趟遠門回來。購買房屋討老婆等，完全指望這一天。外埠來請，大角兒每月包銀（報酬）數千元，中等角兒千兒八百的，小角祇數百元，不論大小角場面人等，全靠外碼頭聘請才有賺錢的機會。

## 演對金瓶哄動太原

自民國十七、八年以後北平就沒有長期班了。民國廿年新春，自東北回到家中，剛唱了一次戲，山西太原即有電報來請，緊接着就有人來到北平，這是第三次聘請，真幸運，又訂了三個月的合同，每年各地請我，單以太原而言，我於民國十六年春天，正月是第一次去，十八年也是新春去的，這次又是過年不久，是三度前往。

每次到太原演出，售票率均佳，尤其這次更為哄動。因我不單是演本工老生戲，而且有時候反串旦角，那是更為出色了，並非我演的好，而是觀眾們覺得新鮮好玩，演過「八蜡廟」中的張桂蘭，「雙搖會」中的大奶奶，還有「打花鼓」旦角，全部「雙釘計」中的老旦，最為哄動的是「對金瓶」中之旦角蔡文琴。我以前兩次來太原時，曾唱過其中的韓文瑞，是小生扮相，以大嗓子如老生的唱法，這次來我不想唱韓文瑞了，因為蔡文琴在台上是戲保人，容易討好，再者以前我人小，沒有主見，如今我已十八歲的人了，不想由人指派，很想指派別人，所以這次主動唱反串旦角蔡文琴，這齣戲經我唱過以後沒人敢動了

，賣座兒的情況奇佳，瘋狂之極，有座位的觀眾不談啦，後面以長板凳站着看的，就有三層之多，連窗子上全是人，真成了那句話，裏三層，外三層，連走路的地方全無，壓的那樓似乎要倒啦，戲院子的老板，急忙在戲院門前掛出大字報，明日重演的廣告，這齣戲連演了三天。

以後每當生意下落至七、八成座兒時，趕快貼出此戲來。就像打了強心針一樣，馬上爆滿。這齣「對金瓶」成了我看家戲啦。

## 作義女拜叔叔趣事

我的運氣真好，在此唱戲，一次比一次紅，這次紅的發紫，生意越是好，唱的人也起勁，看

的人興趣更濃，那些熱愛藝術的戲迷們，總以為能認識我為榮，他們想儘方法來結交我，在此情況下即有謠傳，說我架子大不易接近，當地有位孟老先生（想不起他的大名來了）是天津人，在天津開了數家旅館，來到太原又開設分館，是很有規模的飯店，他夫婦用盡心思想收我為義女，我是無所謂，多一門乾親，多一份照應，有益無損。同乾媽義妹合照一張照，至今仍保留此照，已數十年未再謀面，不知她等是否尚在大陸，或去他邦。雖然不記得他們的名字，其情未忘。

因有一次在大街閒遊，覺得被人碰了一下，以為那人是無意之過，並未責備其人，也未看清那人的臉型，過了不久欲進入一家飯店進餐時，又被人碰了一下，人多走路，碰一下是所難免的，不去計較。

誰想過了二天就接得一封恐嚇的信。內中大略「你的架子真不小，難怪人們說你架子大，不睬人，連碰你兩次，你全不理睬，小心點槍子。」未具名是誰。接得此信後，眾人驚慌，各方查對筆記，結果由孟老查出，是當地一位頗有聲望的人士，且與孟家頗有交往，結果由這位義父孟老，出面請客，在酒席上介紹，稱那人一聲叔叔。這介紹之下雖然認識了，但至今也不記得他叫何名字。反而破費他花錢，買了許多禮物送我，又訂了長期戲票，表示歉意，這誤會總算是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風平浪靜了。

## 搗手槍張自忠解圍

這個期間，第二件不愉快的事來了，因為由

(五) 女人扮裝戲劇生

某一單位，爲了歡迎張自忠將軍，由主管單位請客，有本人在坐，還請了幾位同班中演旦角的，他們是初次相見，作者與張將軍，很早即相識，這次會面頗有他鄉遇故交之感，真愉快萬分了。

張自忠將軍是位受人敬仰的一位民族英雄，（後在抗日時曾多次戰勝佔我之倭寇強敵，留有光輝的成果，最後一次在前線指揮作戰殺敵，不幸受傷仍英勇奮戰，爲國自殺成仁，留下千年不朽的英名）這次相見當然談話的資料多，我二人談的興高采烈時，冷眼看到一位也是高級的軍官，那人我雖不認識却知他是姓門，他對那些位唱旦角的女孩子，頗有些輕薄，似乎是在吃豆腐。我與張將軍已然對那姓門的，有些不滿，並且不約而同的，狠狠的瞪了他幾眼，飯後有餘興，那幾位唱旦角的，向筆者稱讚張將軍而罵那姓門的不正派，即想離去，我勸慰她們，希望看在張將軍及主人的面上稍坐片刻再走，如那姓門的再如此，我即對他不客氣。那人好像聽見我這句話啦，很快的就走到我的左側，說：「你這個小伙子，臉蛋還不錯嗎。」他說完這句話時，他的右手即摸到我的左邊臉，我如何受得了這種小花臉的動作，一股子下流樣，衝怒了我的右手，以舞台上唱「打魚殺家」中的齣恩打「大教師」時的動作來，一個大嘴巴打在那人的臉上。那姓門的右手掏出手槍來，我把大樹兒一擦，從腰中迅速的也掏出手槍，（心想余自十二歲時，袖中常帶着一對，由井陘煤礦經理，送我的一對，兩端有一球狀之鋼棒），那是用來防身，及路見不平之用的，因我時常想作護花使者以此爲武器的，

其實雖然我腰中常帶什麼鋼棒子、小八音子（小手槍）但好有一比，好比那「武大郎，腰中掖着死耗子，假充打獵的。」這兩樣東西，祇有在心情好的時候，拿出來玩玩，從來未在不愉快的時間亮過像，這次不同了，因我剛在女友面前誇下海口，而那姓門的即如此無禮，他不合糊掏手槍，我也不把性命看成重要，手槍掏出就預備同他周旋到底了。

正在這要緊的關頭張將軍因早已注意了，立刻雙手將我倆分開，責備門某之不當，他也把我的手槍給要過去，放入張將軍的衣袋中，我根本不想惹事，也不解釋，因門某之輕薄舉動，早被在坐的人不滿，弄得主辦單位負責主管人很不好意思，向我們幾位女士表示歉意。

此事若非張將軍即刻解圍，後果也不堪設想，自此而後張將軍勸我莫要帶此槍械，父母也不准再帶，就將此槍送給他了。

在太原演完三個月，期滿前家中的老管家打電話報來，內容是熱河湯府催問何時返平。因五月間又有喜事要演堂會戲，正好結束而返，路過石門，下了正太鐵路小火車，正準備換平漢鐵路的大火車時，被當地戲院老板得到消息，在車站相請，在該處演唱了半個月，生意平平不十分理想，因戲院設備並不完美，不想多唱即轉回平。

### 和李桂雲比賽吃蛋

熱河省主席湯公的副官，姓陳名明山，這位陳先生本來也是唱老生的，因嗓子欠佳故而改行，他筆下能力雖然不行，辦事成績不錯，十分可

靠，據說先前好賭如命，爲了想戒賭，曾剃去一小指，表示決心不賭，其實很難絕對不賭，筆者曾見他與我父親打麻將，我母親常同他開玩笑，說他「你呀，狗改不了吃屎。」

這次湯府娶孫媳婦，要熱鬧，花錢多是不成問題，以光采爲原則，這位陳副官奉命行事，將北平當時最出色的戲班，最紅的角兒，以本人爲主，其餘的十之八九，全是經我同意的，其中有一位是唱梆子青衣花旦，改造唱皮簧之李桂雲女士，另一位是頻豔琴，她是唱青衣的，長的很美，人也很好，李桂雲比較活潑，因我們倆個的食量比別人大，時常比賽吃東西。

記得有一次我倆比吃烤雞蛋，因北方的天氣冷，一般中等以上的人家，全裝設鋼鐵製的爐子，附設一長煙窗，這種鐵皮製的煙窗在房內頂端空間圍繞一週，這樣的設備最末端。由窗內鑽出窗外，以通氣之用，全室溫度相等（代替暖氣），這爐子上的頂端，有爐口可以燒水，中間有一大口加煤之用，最下方有一空間，可做烘烤食物之用。我二人對吃烤雞蛋頗有興趣，我倆雖然年齡相差許多，但很玩得到一齊，我很喜歡她，常同她開玩笑，因她生得比較黑，我喊她黑皮，有次比吃雞蛋，她能一口氣連吃下十九個雞蛋，面不改色。我雖然食量大，可是對她而言，只有甘敗下風了。

### 未成名前的童芷麟

我自幼就喜歡帶着女友，在下雪天，或下小雨時到處走走，走累了找個西餐館或吃烤肉，涮

肉等，因我不會客氣，吃這種東西不必客氣，各人想吃什麼就吃什麼，也用不着替人挾菜，往往爲了表示客氣，替對方挾菜，而對方不一定愛吃這種東西，我最不喜這種客氣，頂好是兩免。

常在一齊的人，都知道我食量大，但有時侯也不想吃，母親知道我的毛病，見我不想吃，就先命喝一杯咖啡，當這咖啡下肚後，能連吃下兩份西餐，在那個時期，北平的西餐館，前門外有家擷英西餐館，可以算是有名的一家，而且最貴，每一份（一客）大洋一塊二角錢，共有四菜一湯，另外還有許多種小吃，擺在前面供用，不另外付錢。

擷英送的小吃比較少。我並不常去，最喜歡的應該是西單市場內，有一家西餐館的名字「半畝園」，這家的小吃特別多，而且價錢也便宜，每份僅八角錢，爲什麼我會常在這家吃呢？那是因爲這市場內也有一家戲院，設備不甚好，在兩年前率且角綺鸞姣二人在此演過一段時期，生意不錯，綺鸞姣是個回教徒，她沒唱多久，就結婚不唱啦。又換了一位叫綺羅蘭演且角。

記得有一天，我演「定軍山」倒第二是綺羅蘭唱「宇宙鋒」。前面還有兩齣戲，不記得是什麼戲了。當我一進戲院門口，看見有人送來好幾個花籃，我以爲是那位送給我的。覺得很奇怪，即問道：「這是誰送來的，我又不是第一次登台唱還不如拿這種錢去作點善事呢。送這幹什麼嗎？」正好前台經理走過，笑着回答：「這不是送給您的」嗽，經訊問後始知道送給唱開鑼戲的，是一對未婚夫婦正在演「南天門」女的是個童養

媳，名叫童芷芬。男的名叫童壽芬。首次登台。這位童芷芬後來因唱「大劈關」及紡棉花紅的發紫。有人以爲他們是兄妹，那是一種錯誤，不過並未完婚而改稱兄妹。

### 蛇精畸戀轟動遠近

這次到熱河去唱堂會，諸事辦妥，由陳副官請客，介紹他在半畝園請我們吃飯，我最喜吃這家的小吃中，有一種叫炸鐵雀（就是炸烤麻雀）請了二十多位衆要角兒們。衆人在吃飯的時候，約定出發前在我家聚齊，飯後各自回家準備，我的母親好像是她最忙，她忙着送禮，乾親家辦事，必然要送重禮（並不送現金）而是送古玩，及綉花禮服之類。送禮、唱戲，這是兩件事，送禮是花錢，我唱戲是要賺錢的，公私分明，萬事具備只待起程。

次日陳副官派來好幾輛大卡車，四輛小轎車，男的全坐卡車，女的坐轎車，我同母親坐我索義父的轎車，浩浩蕩蕩的往熱河進發，路過古北口時，天已近午，衆人下車進入一家飯店，打算在這裏吃過中飯，睡個午覺，或吸鴉片煙。勤務兵已將煙備好，義父索公飯後喝口茶，然後就倒在炕上吸鴉片，這是他老人家的習慣性。

當我們中飯尚未吃完，就見許多人往一個方向去，且有許多人說去看，本地人要去看不稀奇，連我們同來的幾卡車的人，十之八九都去啦，不由我不問了，他們是作什麼去，順便問店東，那些人是看什麼去？據那店主說：「此處距離離這古北口十八里路，有一家兄妹二人，父母早喪，

娶得一位賢淑的媳婦，姑嫂和睦相處，其兄因在熱河工作留姑嫂在家相安無事，因該處舉辦盛會，小姑建議，前往觀賞此盛大廟會，其嫂因懷有身孕，本不願去，經姑強之再三，方肯前往，在途中遙望見一少年，身穿長袍，馬褂，頭戴一頂瓜皮小帽，紅的帽頂。頗爲儒雅，臉型俊美，小姑低聲說道：「嫂子，你看那個人，長的真不錯呀。」，嫂微笑戲言道：「那明天你就嫁給他吧。」小姑：「好嗎！」以這姑嫂所說的話之聲音，照距離來推算，那少年是絕對聽不見的。姑嫂平安無事回到家中，飯後各自安歇無話，在當天深夜，即發生事故：

姑嫂二人所住之房屋，是一明兩暗式的房子，就是三間北房，嫂住右邊一間，姑住左手一間，中間是堂屋（起坐間）如到姑、嫂任何一間房去，必先進入堂，這兩間臥室是對門。這夜小姑未入睡，將即堂屋門門好，再進入自己的臥室，也上了門插管，突覺一陣風吹來，門窗未動即見白日遊廟時，遇見的那一少年，已到面前。自此而後每夜必至，嫂見姑日漸其瘦，追問情由，小姑不肯實言，數月後嫂生一女，因兄不在家中，諸事須小姑侍奉，其嫂甚覺不安，實不忍見小姑，枯瘦如柴之身，仍爲己操勞。故強問病狀，小姑痛哭說出實情。

嫂責問何不叫我？小姑又答：「那人一進門我即不能言語。」嫂復問：「那人入之前可有感覺？」姑云：「聞風一陣，那人即到。」嫂囑今夜莫門門，待汝一聲喚，我即來，看他究竟是何怪物。姑嫂二人商議妥當，當夜二人均不門門。

深夜三更時，嫂僅聽得咕咚了一聲，卽下炕躡手、躡足推門而入，見姑坐於炕邊，雙腿垂下，那人立於姑兩腿之間相抱。嫂卽舉右手照準那少年的頭，痛擊三下，那怪物怎經得起產婦這突擊三下，打去了五百年的道行，劇時卽變爲大蛇一條，緊緊繞於少女身上，其頭仍爲人頭，並未變成蛇形，換言之人首蛇身，且人、蛇均無法動轉。其嫂驚慌奔出，此事傳遍方圓百里，縣府曾派人以槍射蛇，僅一白點，刀砍蛇身，僅一條白印，刀槍不入，軍民束手無策，其嫂深深後悔，也無良謀，僅每日以稀飯餵入小姑口中。「這事已然發生好幾天了。」

那店主說完那家人的遭遇，去看的人全是好奇心去的，這件怪事，是千載難逢的事，作者也要去看這怪物。而我的母親堅決不准我去看那妖怪。她是怕我被那蛇精駭死，我急的直跺腳，她就是不准去，義父他更不想去，只有鴉片煙最好，我毫無辦法可想，午睡也沒心去睡。

當那些人看過回來，又詳細的說了一遍。更使我感到萬分的遺憾，未能親眼目親，氣的我哭起來了，母親勸我莫哭，待唱完堂會，回來時一定准我去看那妖怪。

爲了這件事我恨了幾十年，每當提起此事仍然遺憾於母親的阻止，否則向人提起這件事時，別人若不肯相信，我可以嘴硬說：「我是親眼看見的呀」，放過這個機會，就無法說我看過呀。（在民國五十八年八月間，在舍下與幾位朋友閒談此事，其中有位教授張大夏先生，說他也聽說過此事）由此可以證明我不是胡說八道，這千真

萬確的事我沒親眼看見，真氣死人。

### 青蛙怪嬰能叫能跳

我們這些車輛開往熱河進發，路過灤平縣，汽車過河時必須乘擺渡過河，這河是在山區裏面，人下了車後，車再上船過河，一路上沒有好的風景，路又不好，爲了沒有看見蛇精，一肚子的气，也不講話，好不容易到達熱河，衆人先到預定的旅館，我直接往乾隆的行館（主席的公館），迫不及待的向我義母報告，古北口出了怪事新聞，湯大哥的千金，我的侄女不待我說完，她就搶先說：「小姑姑哇，那個女孩子的哥哥就在我家挑水呀，就是爲了他妹妹被蛇精纏住了，他才請假回去啦。」她說完了之後又拿出二張照片給我，她說：「小姑姑你看這個。」

先我以為是那蛇精的照片呢，當我接過來一看哪，我的媽呀，不是蛇精照，而是另外一件怪事，這張照片看過之後，足有十幾天不敢一個人

睡覺。

這件怪事出在古北口到熱河之間，有一個地名「灤平」縣，就是我們經過那個渡口，這是平、熱間必經之路。該處有村婦，經常在此河洗滌，在數日前生產一隻青蛙型的男怪嬰，一出娘胎卽能跳躍，且吱吱的叫，並不像青蛙叫，而且越跳越高，高達約有三尺許，這產婦之夫，見事不妙，拿起鐵錫，猛擊一下，打在那怪物的頭上，一下就把怪物打死了之後埋掉。

該地駐防軍中，有位連長，聞此怪事且派人把那怪物屍體，又給挖出來，擺在一長石凳上，前後照像，一張是前面的伸着舌頭，歪在左邊，還有一節臍帶，手、足均像青蛙，而且是個雌性，後面背部很像人，但頭上無有頭髮，在後面可以看的見嘴角，接近耳下，其嘴之大可想而知。這個怪物太可怕了，越是可怕愈是想看，該得夜晚不敢獨睡。

## 中外文庫 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教授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闈、詹天佑、王闈運、康有爲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捌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